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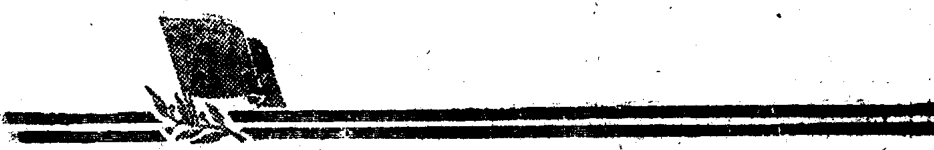


安徽革命故事丛书

野火烧不尽

571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野火燒不盡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合肥

1959. 7. 29.

01300

新华书店

150:25/5

安徽革命故事丛书
野火燒不尽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(合肥市金寨路)

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号
安徽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書店发行

開本: 787×1092 1/32 • 印張: $4\frac{7}{8}$ • 字數: 100,000

1959年5月第1版

1959年5月合肥第1次印刷

印數: 4—40,000

統一書号: T10102 • 942

定 价: (6) 0.40 元

編 者 的 話

三十多年来，中国人民的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经过艰苦的斗争，得到最后胜利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无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战士以及广大的劳动人民，为了战胜国内外的敌人，他们付出了毕生的精力，甚至贡献了宝贵的生命。这些革命的英雄事迹，有的已在广大人民口头上传诵，成为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教育的口头教材；有的已经整理出版或发表，成为广大青年最喜爱的革命教科书，它们在广大群众中起着难以估量的教育作用。

为进一步通过过去革命斗争中英雄人物的形象，启发广大青年人的共产主义思想，我们准备收集安徽省各个革命阶段的革命故事，出版一部“安徽革命故事丛书”。

“野火烧不尽”便是“安徽革命故事丛书”的第一集。

目 录

紅軍鋼枪队的誕生·····	傅紹堂 (1)
記河西农民起义·····	黃 岩 (8)
第一支紅色赤卫队的故事·····	梁从学 郑国仲 黃錦思 (19)
活捉岳維峻·····	張 明 (26)
紅軍指揮員的爱兵故事·····	胡澤江 (34)
生死难忘·····	唐元田 (37)
鉄騎团的故事·····	戴学勤 (42)
高老头·····	蔣玉紅 蔣荣兴 (53)
火燒米安城·····	吳化本 (66)
里应外合攻尤集·····	李任之 (73)
野火燒不尽·····	張日清 (80)
罗炳輝同志二三事·····	章 烙 (89)
泗水河畔的枪声·····	李春亭 (96)
洪澤湖的早晨·····	周华青 (103)
坚持淮北敌后一年·····	饒子健 (116)
风雪大別山·····	史 超 (125)
赤手空拳破碉堡·····	秦向前 (141)
渡江战斗散記·····	陈 明 (146)

紅軍鋼槍隊的誕生

傅紹堂

1929年，皖西農民在立夏節發起了暴動。

那年我正好十八歲，已是一個滿丁師的織布工人。立夏暴動後，我就參加了在我家鄉麒麟灣成立的游擊大隊。武器嘛，只有一些大刀、矛子和幾支裝一槍至少得二十多分鐘的土銃槍，至於其它的槍，別說沒有，就是連摸都沒摸過。

因此，搞槍就成了我們最迫切的任務。到哪裡去搞呢？當然，只有在民團的身上打主意囉。

離我們只有三十來里路的金寨，住着汪同國的一個民團，可是不知道他們究竟有多少人，多少槍，也弄不清他們是住在哪個屋。

有一天，隊長桂柏元把我叫了去，說道：“喂，小黑皮（因為我人矮又黑，所以大家給我起了這個暱稱），聽說你對金寨鎮很熟悉，是嗎？”我忙說：“那當然，閉了眼睛也能把它摸透！”我倒不是吹牛，金寨鎮上有家項亨沅鹽店，我經常去販鹽，哪條街我沒逛過？

桂隊長瞅了我一眼，又問：“那麼你敢當探子不？”“為什麼不敢？當然敢！”我當時血氣方盛，瞧隊長的神色，大有瞧不起我的模樣，就粗着脖子把任務應了下來。說句良心話，我當游擊隊還不滿十天，探子該怎麼個當法，我是半點門也不摸，心裡怎麼沒有點害怕呢？“好，有種！”隊長站起

来拍拍我的肩膀，把大拇指置在我的鼻子前，说：“明天，你一个人到鎮上去，探一探城里的民团住在什么地方？有多少人？有多少枪？”

第二天，我扛了一支大毛竹，装着卖竹子，来到金寨鎮。

金寨鎮的寨門，我不知走过多少次，可从沒有象那回一样，一进門，心就蹦蹦地跳，迎面走来的民团，我总觉得他們老在注意我！

就这样，我胆颤心惊地走了一段路，我的右肩膀有点发酸，就把毛竹換到左面肩上，哪知道，毛竹还没落到左肩膀，只听得身后“啪”地一声，好象什么玩意跌破了。我回头一看，只見一个民团抓住我的竹子，吹胡子瞪眼睛地冲着我在罵：“小杂种，眼瞎啦？酒壶，赔我酒壶！”原来我在換肩的时候，竹梢碰到后面那个民团手里的酒壶，酒壶掉在地上，碎了，我当时心里一急，可怎么也沉不住气了，扔下毛竹，拔腿就往城外逃。

我第一次当探子，就这么失败了。

回到队里，又气又恨，心想这下可沒臉見人啦！怎么办呢？

我正想哭它一场，桂队长来了，他給了我一块鋼洋，笑笑道：“不要害臊，第一次嗎？难免的！喏，拿着这个，明天再进城去，挑担盐，敢不敢？”

我又惊又喜地接过鋼洋，心里对桂队长真有說不尽的感激，那天夜晚好象比冬至夜还要长，我翻来复去的睡不着，只盼天快亮。

好不容易天亮了，我一口气奔进寨子，到頂亭沉盐店里

买了二十斤盐，分作两堆，装在一副竹担筐里。我挑着盐担满街串，走到下碼頭附近，忽听得一阵哨子声，接着在对面湖北会馆的大門里，奔出一羣民团来。好哇，原来狗养的住在这里。

我心里虽然有一点慌，可是这回说什么也要看个究竟，就歇下盐挑子，俯下身子装作扎草鞋带，眼角却牢牢地瞅住他們。

大門里一家伙跑出一大帮人，唔，他們站队了，看样子是要出发。

不多会，队伍走来了，狗日的走过一个，我心里数一个数，又要数人数还要数枪数，而数枪的时候，又要記着长的多少，短的多少。数着数着，給数乱了。估計是二百多一点人数，枪嘛，有一百四十二支长家伙，三支短的，还有四支不长不短的，看样子是連发的。

可是他們要到哪里去呢？一定得探出个究竟来。我打定主意，就挑起盐担赶到前面一个三岔路口，放下盐担子等他們来，看他們到底往哪条道去。

队伍的最后面，是几个挑鍋担柴的火头兵，其中一个走过我的身边，放下鍋担，一把抓住我說：“走，給我挑！”我給你挑，做梦去吧！——我心里这么想，可嘴上却說：“我挑不动啊！”还装出一副苦相。

这小子还是不放手，想吓唬我，喝道：“給我挑！小杂种，再嚙嚙，老子揍死你！”

我打定主意就是不挑。我身上有这么重要的任务，怎么能跟你走呢？“我挑不动，你揍死我我也挑不动！”我說着，一面想掙脫他。“路不远，就在陈家冲龔家祠堂，四十

里路。”这小子見硬的不行，就想用軟的哄騙辦法。我想，你小爺不怕你硬，還吃你軟的嗎？“我不去，我挑不動！”这下子我得知了他們實實在在的去向，當然更不能去了。

啪！啪！——那民團伸手照准我臉上就是兩巴掌：“你小子，敬酒不吃想吃罰酒？給我挑！”

我捂着臉，把這筆帳記在肚子里。小老子這回不和你計較，先回去報告了消息再來和你算帳！我趁他抬手的時候，一轉身，也不要鹽担啦，拔腿就往樹叢里跑。

可真巧，這樹叢里躲着一個農民，我沖進去把他驚了起來，那個狗民團發現了一個身強力壯的人，就不來追我了。

回到隊伍上，我喘着氣，三句并兩句地，把得知的一切向桂隊長作了報告。那時，天色已有三點光景。桂隊長听完報告匆匆地夸奖我几句，就去召集隊員開大會。

“同志們！”桂隊長很激動地搖着手，對大家說：“來了個好消息。金寨的民團，今晚在龔家祠堂過夜，咱們去踩他狗日的，把鋼槍都弄過來，咱們就可以成立蘇維埃了。怎麼樣，干不干？”

“干呀！干啊！”大家伙快活地叫嚷起來。

“願去的來報名。”桂隊長又說。

“我去！”

“算我一個！”

大家伙又叫嚷起來。最後挑選了年輕力壯的九十名隊員，因為家里還有許多捉來的地主要看守，而且去的人太多也不好。

照過去，按條件我是去不成的，可是那一帶的路，我很熟悉，而且又有探來消息的功勞，所以不但讓去，而竟然還分

配在最前面的突击組里。要知道，突击組一共才九个人哩！

桂队长命令，把财主家牵来的猪杀两口，讓出征的勇士們吃饱了再走。另外，每人还給一包哈德門香烟。

我当然也有一包囉！我不会吸，怕吸了会噎起来沒个完。但是我把香烟叨在嘴角上，在人們面前走来走去，好讓他們知道：我傅黑皮分到香烟的，是九十个中間的一个啊！

吃过晚飯，我們出发了。我沒有刀也沒有矛子，队长叫我捎一只洋油桶，我們一共帶去四只洋油桶，是准备把爆竹放在里面点火，当着机枪的声音来吓唬敌人的。

走了不久，天黑了，忽然又下起毛毛雨，这样就更黑了。

我們突击組在最前面，摸到龔家祠堂前半里路的地方，发现前面有两个崗哨。于是，桂队长就命令我們爬下，一点一点地往前挪。到崗哨附近，桂队长一揮手，余克兴和李祥林两个人就向两个崗哨直摸过去，卡住了他倆的脖子，不讓发出声音来。我們一拥而上，叫他俩去見了閻王。解决了崗哨，桂队长就向后面拍了几下手掌，和后面的同志联系。

龔家祠堂是个四合头房子，橫梁上挂着几盞半明半暗的油灯。我們摸进屋，只見那些民团都睡的乱七八糟，鼻子象老母猪一样地哼唧着，鋼枪都放在一边。我們走进去，先把鋼枪拿过来，我挑中了一支比較短的馬枪，心里乐得直想笑。

枪都弄过来了，就什么也不怕了。我們走到他們身边，掀开被子，解开系在腰間的繩子准备把他們一个个捆起来，我揭开一条被子，可是那个不知死的混蛋，居然翻了个身，嘴里象嚼着麻糖似地說：“不鬧，我剛下崗，不要鬧！”

見你的鬼去吧！我拿過繩子就往他身上捆，这小子一下子直坐起來，揉着那雙沒有睡醒的眼睛：“干什么，你要干什么！”“不許動！”我向他喝道：“我們是共產黨！”

他欺我人小，掙着不讓我捆，正在這時候，隔壁一個民團也在頑抗，給我們一個同志手起刀落，砍得鮮血淋淋地回了老家。別的民團，一見都吓得直打哆嗦。

把俘虜一一捆好，我們都急着想試試手里的真槍。哪知道，我摸了半天也不知那個該死的槍門子，到底該怎麼樣撥弄的，手使不上勁，我就把它按在地上，用腳來踩，但還是蹬不開。

“別擺弄了！”桂隊長擔心我們會把槍搞壞，就禁止我們說：“回家去叫俘虜教。”

每個隊員，分管三個俘虜，我用一根繩子把屬於我管的三個俘虜，拴在一起，象小時候放牛一樣，牽着他們，一面撫摸着我的馬槍回家來。

走了一半，天亮了。今天是個晴天，山里的鳥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，太陽還沒有升起來，迎面吹來的風，象帶着股香味，哎呀！真好啊！

到了家，我們的同志和老鄉們，都拥出來迎接我們。幾個小孩——我聽，都想來摸摸我的槍。我還不知道怎麼使喚呢？他們當然更會把槍摸壞的囉。我當然不許他們碰它一碰。

吃過早飯，我們又召開大會，桂隊長宣布道：“六安游擊大隊鋼槍隊正式成立啦！”我們使勁地鼓掌，鼓着鼓着，竟沒個完。

接着桂隊長又發給鋼槍隊員每個人一條紅布條，叫我們

系在脖子上，算是我們鋼槍隊的新标志。

从此，在大別山的东麓，这个鋼槍隊就开始向各地的民团展开了斗争。我們的人数，在很短的时间內，由二百一下子上升到五百多。最后，我們合并到紅軍队伍里，成了中国工农紅軍三十二师的一部分。

（陆揚烈記）

① 踪，就是消灭之意。

② 四面都是房間，中間有一个天井的房子。

記河西农民起义

黄·岩

1931年2月間的一个早晨，正当六安县淝河以西农民，磨刀擦枪，积极迎接全县农民暴动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吓人的傳說旋风般的卷进了乡間：国民党軍和地主反动武装，在史家凹、烟墩集、蓮花庵屠杀了很多革命的农民。

人們还在半信半疑的时候，我們三个負責交通工作的少年先鋒队员，受农民协会的指示，去史家凹探看。

剛望到村庄的綠树丛，就听到了妇女們的嚎哭声，接着又嗅到一陣酒糟杂夹着魚臭的气味。

大路上、田埂上、成羣結队的农民，肩荷着鋤、鍬和抬筐，默不吭声的朝史家凹走去。

邻村的老乡們，已經来帮忙了……

没有什么怀疑了！我們沉痛又悲憤地走着，从倒塌的墙墟上，走进了……

唷！横一……一个的尸体遍地都是，从房頂上落下来的尘土和燒焦的稻草，落在死难者們的臉上和身上。

“是在开会时被杀的！”

“看！房子也被燒光了！”

“是火星庙丁錫廷和丁大侉子干的。”到处傳來农民們的憤恨和惋惜声。

酒缸上趴着两个农民，有一个手里攥着一根木棍，臉部

被火燒得模糊不清。一伙农民圍着他端詳了好一会，大家断定他們是在和敌人搏斗时，被打死而后再被燒焦的。

房門口的尸体更多，鮮血流成了小河，上面蒙上一层灰烬，一脚踏去，鞋上都濺滿了赤褐色的血漿。

出了酒坊，是个长方形的院落，院子里磚砾、瓦块、衣飾、棉絮和若干沒有燒尽的稻草火把，狼藉滿地。

走出大門外，更触人心目，一棵榆树上，挂着两个血淋淋的人头；一个农民阴沉着臉，在松解拴人头的繩子，树下圍滿了农民，有的狠狠的喘着粗气，有的扑簌扑簌地流着眼泪，我們从人丛里钻进去，低着头、瞪着眼，努力的辨認那人头的面目。

“这象是柴同志啊！”我不自觉的冒叫了一声，仿佛头发根都要豎起来了。

“你認識他嗎？”

我沒有来得及回答，就被一个挟着蘆席的老奶奶的哭泣声吸引住了，那老奶奶一边指着墙隅下的一具尸体，一边泣不成声地说：

“謝謝你們。我……我的孩子！你們都來幫忙了！看！这……这就是我的儿子……”

在同家的路上，我怀着悲憤的心情，向同行的伙伴，講起我認識柴同志的故事：

就在上年春天，我才十五岁，在西桥头集幫工，东家的一位亲戚，因为城里捉拿“洋”学生，跑到乡下来了，这个人就是柴同志。因为他是上“洋”学堂的人，伙計們无事就听他講講外面的世道。

有一次，他講到了共產黨和毛、朱紅軍是怎麼一回事，雖然他是“洋”學生，但是他的講話，我們全懂。他見我們都很願意聽，于是在第二天晚上，便召集我們開了一個會。記得他曾這樣告訴過我們：

“現在世道不平，窮的太窮、富的太富，老紳們的四領大轎不都是窮人抬的嗎？如果我們窮人不抬他，他就坐不成。他們有錢有勢，我們無飯吃，又怎能不抬呢？”

柴同志似乎在反問我們，但他不要我們的回答，繼續說：

“可是我們比一比，坐轎的和抬轎的誰的力氣大呢？當然，我們抬轎的力氣大，人也多，我們想，如果四個抬轎的聯合起來，把一個坐轎的打倒，分掉他的土地，沒收他的財產，不就沒有坐轎和抬轎的人了嗎？”

柴同志講到這裡，停了一下，大伙兒都竊咕起來了，柴同志趁這個時間，笑嘻嘻地拿起水煙袋，呼嚕呼嚕地抽起水煙來。

“柴先生，可是又怎樣把老紳們打倒呢？衙門裡有人給他們撐腰啊！”伙計們當中有人這樣問了一聲。

“對！你們問得好！”柴同志把水煙袋放下，站起來說：“對呀！現在這些當官的，專門保護坐轎的人，壓迫我們窮人，可是我們再比比看：窮人多呢？還是當官的多呢？當然窮人多，力氣也大，若是咱們窮人團結一條心，把這些當官的干掉，將印把子從他們手裡奪過來，選出幾個窮人來當家，成立蘇維埃政府為窮人辦事，那，不是再沒有壓迫窮人的衙門了嗎？”……

柴同志就這樣跟我們講了很多道理；他告訴我們怎樣成

立农民协会，怎样成立农民队伍，怎样把敌人的武器夺过来武装自己。

就从那一天起，我认识了柴同志，也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；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干共产党，当红军！

我们几个人刚进村庄，乡亲们老远赶上来，把我们围了起来：

“快谈谈吧！史家凹怎么样了？”

“怎么样？光在史家凹一个地方，就被国民党杀了五十多人！……”我的话没说完，就被别人打断了。

“史家凹农民协会，正在酒坊开会，火星庙的丁锡廷、丁大侬子，带领着反共团、大刀会几百个人，把酒坊包围起来了。”

“哎呀！可惨啊！血流成了河，人都死了两次，先是用枪打死，后又放火，连人加房子一起给烧了……”

大伙儿听我们这么一说，就象火上泼了一瓢油样，兀的一声，气得都跳起来了。

“日奶奶的，丁锡廷、丁大侬，比野兽还要狠毒！”

“史家凹离我们还不到八里路，这些狗日的竟杀到我们头上来啦！”农民们七嘴八舌的在怒骂着。

“光骂不着，大家看看怎么办吧？”赤卫军队长宁四，在冯玉祥队伍干过的，只有他还较冷静一点。

“怎么办？干呀！不是鱼死，就是网破！说什么也得把火星庙拿下来！”

“对啊！为着活的活下去，为着替死的讨回血债，非拔掉这两个钉子（指火星庙二丁）不成！”

“說干就干，能跑路的跟着來！我們到山里去要求上級，馬上開始武裝暴動！”寧四的話剛完，赤衛軍、少先隊員們把他圍起來，大家爭先恐后的要求一起到山里去。

武裝起義的消息一傳開，我和大家一樣，興奮的幾夜沒有睡覺。

3月14日晚上，寧四不知從什麼地方，搞來兩把上鏽的片刀和一支鋼錐頭，大家在西橋頭集左家粉坊里（當時十二鄉農民協會機關）守着一盞油燈，一邊唱着，一邊在裝豆粉的大水缸上磨起刀槍來。

“來呀！唱起來呀！干共產黨就得一定會唱歌！”寧四說完便帶頭唱了起來：

那個敢打那個上？

那個拉馬來打仗？

那個拉馬來運水？

那個拉馬來過江？

緊接着伙計們，也一邊磨着刀槍，一邊蹦跳着唱了起來：

我敢打來我敢上，

我敢拉馬來打仗，

我敢拉馬來運水，

我敢拉馬來過江。

夜深了，附近村上的赤衛軍、少先隊各自扛着矛刀、鋼錐、土槍都趕來了，大伙兒熙熙攘攘地嚷了一會，又在粉坊里的十幾個大水缸上，繼續磨起刀槍來。

寧四起勁的把上衣脫下來，裸露着胸膛上的一窩黑毛，用手在胸膛上一拍，大聲的嚷道：